

少

紀  
錄

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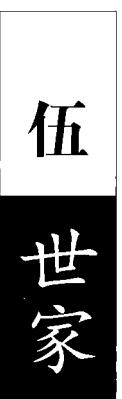
化

伍

世家

韓兆琦

編著



吴太伯，太伯弟仲雍，皆周太王之子<sup>1</sup>，而王季历之兄也<sup>2</sup>。季历贤，而有圣子昌<sup>3</sup>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<sup>4</sup>，于是太伯、仲雍二人乃奔荆蛮<sup>5</sup>，文身断发，示不可用<sup>6</sup>，以避季历。季历果立，是为王季，而昌为文王<sup>7</sup>。太伯之奔荆蛮，自号句吴<sup>8</sup>。荆蛮义之，从而归之千余家，立为吴太伯<sup>9</sup>。

太伯卒，无子，弟仲雍立，是为吴仲雍。仲雍卒，子季简立。季简卒，子叔达立。叔达卒，子周章立。是时周武王克殷<sup>10</sup>，求太伯、仲雍之后，得周章。周章已君吴，因而封之<sup>11</sup>。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，是为虞仲<sup>12</sup>，列为诸侯。

周章卒，子熊遂立。熊遂卒，子柯相立。柯相卒，子强鸠夷立。强鸠夷卒，子馀桥疑吾立。馀桥疑吾卒，子柯卢立。柯卢卒，子周繇立。周繇卒，子屈羽立。屈羽卒，子夷吾立。夷吾卒，子禽处立。禽处卒，子转立。转卒，子颇高立<sup>13</sup>。颇高卒，子句卑立。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，以开晋伐虢也<sup>14</sup>。句卑卒，子去齐立。去齐卒，子寿梦立<sup>15</sup>。寿梦立而吴始益大<sup>16</sup>，称王。

自太伯作吴，五世而武王克殷<sup>17</sup>，封其后为二：其一虞，在中国；其一吴，在夷蛮<sup>18</sup>。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<sup>19</sup>。

中国之虞灭二世，而夷蛮之吴兴<sup>20</sup>。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<sup>21</sup>。

（以上为第一段，写吴国强大以前的早期历史。）

1 太伯——史失其名，故以行(háng)称之。《索隐》引《论语》范宁注曰：“太者，善大之称；伯者，长也，周太王之元子，故曰太伯。” 仲雍——“雍”字是名，“仲”字是排行。 周太王——即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中所写的古公亶(dǎn)父。其世系、事迹见《周本纪》。“太王”乃武王灭商后对古公亶父的尊称。

2 王季历——周文王之父，“历”是名，“季”字是排行，事迹见《诗经》中的《大明》《皇矣》与《周本纪》。至于称“王季”，那是武王灭商后对季历的尊称。

3 圣子昌——即后来的周文王，名昌，事迹见《诗经》中的《文王》《皇矣》《文王有声》等篇与《周本纪》。

4 以及昌——从而可以传给其孙姬昌。

5 荆蛮——泛指南方的蛮夷之地。《正义》曰：“太伯居梅里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。”《吴地记》曰：“太伯居梅里，在阖闾城（今苏州市）北五十里许。”按：《正义》与《吴地记》所指实为一地，即今无锡市东南三十里之梅村，其地有太伯墓、太伯祠，香烟繁盛，当地皆尊以为太伯所奔之地。

6 文身断发——当时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。应劭《风俗通》曰：“常在水中，故断其发；文其身以象龙子，故不见伤害。”文：通“纹”。 示不可用——表示已经完全改变了周民族的传统，不可能再回周继承王位。

7 而昌为文王——姬昌为商朝西方的诸侯之长（伯），并未称王。“文王”之称，乃武王灭商后对姬昌的尊称。

8 句(gōu)吴——“句”是南方的发语词。《索隐》引师古《汉书注》曰：“吴言‘句’者，夷语之发声，犹言‘於越’耳。”陈直曰：“‘勾

吴’亦作‘攻吴’。《左》宣八年传疏作‘工吴’，‘工’与‘攻’古字通用。而金文中皆作‘攻吴’，无作‘勾吴’者，如‘攻吴王夫差鉴’、‘攻吴王光剑’、‘攻吴王元启剑’，皆其显例。盖‘勾’‘攻’二字为一声之转。”

9 立为吴太伯——《正义》曰：“吴，国号也。太伯居梅里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，号‘句吴’。寿梦卒，诸樊南徙吴；至二十一代孙光，使子齐筑阖庐城都之，今苏州也。”吴见思《史记论文》曰：“不必借太王之业，不必待武王之封，见太伯自有圣贤经济，不特以让国为高。”按：今无锡市鸿山南麓有“泰伯墓”，呈圆形，全由青石砌成。高两米，直径三米。四周筑有围墙，墓前留有沼池。花岗石碑坊上刻有“至德墓道”四字，历代题咏最早的是晋代陆机的题诗。又，无锡市伯渎河畔之梅村有“泰伯庙”，相传即太伯之故宅，太伯死后改为祠庙。今之大殿乃明代重建，清代又加修葺。关于吴太伯让国的传说，还见于《诗经·皇矣》《论语·太伯》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等。但太伯让国后，自己到什么地方建国另谋发展，人们的看法不同。司马迁接续《左传》的说法，说太伯、仲雍逃到了今江苏省苏州一带，其所创建之“吴”即后来的吴王寿梦、吴王阖庐之吴。今之历史家多认为太伯所奔之“吴”，即春秋时代被晋献公所灭之“虞”，其都城在今山西平陆县北。有关这方面的说法，见篇后“集评”。

10 周武王克殷——事在前 1046 年，详见《周本纪》《殷本纪》。

11 因而封之——正式策命之为吴王。

12 夏虚——夏朝都城的旧址，在今山西省平陆县北。虚：通“墟”。虞仲——“虞”为国名，“仲”是人名。据本文，司马迁乃称周章之弟为“虞仲”，虞仲是太伯的四世侄孙；但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都称太伯之弟仲雍为“虞仲”，故《索隐》为此弥缝说：“仲雍称‘虞仲’，今周章之弟亦称‘虞仲’者，盖周章之弟字仲，始封于虞，故曰‘虞仲’。则仲雍本字‘仲’，而为虞之始祖，故后代亦称‘虞仲’，所

以祖与孙同号也。”

13 颇高——《索隐》曰：“《古史考》‘颇高’作‘颇梦’。”陈直曰：“《小校经阁金文》卷一有‘工収王皮难之子者灭’钟，郭沫若氏谓‘皮难’当即‘颇高’之转音，谯周《古史考》作‘颇梦’，声谊均不同，恐未必然。”

14 晋献公灭周北虞公——事在晋献公二十二年（前 655），过程详见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及《晋世家》。因为虞国都城在当时周国都城洛阳的北方，故称虞国诸侯为“周北虞公”。开晋伐虢——虢是西周以来的诸侯国名，原都于今陕西宝鸡市一带，始封之君为文王之弟虢仲。周幽王被犬戎所灭时，虢国随周室东迁，改都于今河南陕县城东之上阳，在当时的虞国之南，与虞国隔黄河相望。春秋中期，远居于虞国之北的晋献公欲伐灭虢，给虞国送礼，向虞国借路；虞国诸侯贪图晋国的财物，给晋国让开道路，使晋兵很容易地于前 658 年攻克了虢国都城。三年后，晋国又伐虢灭之，并于撤军北还时，顺便又灭了虞国。开：让开道路。按：1956、1957 年曾在河南陕县城东的上村岭发现大批虢国墓葬，可知旧日之虢国都城的确在此附近。

15 寿梦立——寿梦元年相当于齐顷公十四年、晋景公十五年（前 585）。按：“寿梦”，《春秋》襄公十二年称其为“吴子乘”，本篇《索隐》引《世本》又称其为“孰姑”，又谓世称其“祝梦乘诸”。或谓“乘”字是名，“寿梦”是字。也有人说“寿梦”急读为“乘”。

16 寿梦立而吴始益大——林小安曰：“公元前 601 年，楚灭舒、蓼后，开始和吴、越直接交往。十余年后，楚灭申公巫臣之族，巫臣入晋，力促晋联吴制楚，并亲自赴吴联络，教吴人使用兵车作战。吴在寿梦即位前后，曾伐楚、伐巢（今安徽巢县）、伐徐（今江苏泗洪），“蛮夷属于楚者，吴尽取之，是以始大’。”按：林说依《左传》成公七年，详见下文。

17 作吴——创建吴国。作：兴起，创立。五世——指吴

太伯、吴仲雍、吴季简、吴叔达、吴周章。

18 其一虞，在中国；其一吴，在夷蛮——史公此处明确称被晋所灭之“虞”，与长江下游建都于今苏州市之“吴”为兄弟之国，此说法最早见于《左传》。今之历史学家多不取，说详篇后之“集评”。中国：古时用以指称华夏族所居之中原地区。

19 十二世——吴之十二世，即“句卑”时代。

20 中国之虞灭二世，而夷蛮之吴兴——《正义》曰：“中国之虞灭后二世，合七十一年，至寿梦而兴大，称王。”按：自晋献公二十二年（前 655）灭虞至吴寿梦元年（前 585），其间相隔七十一年。

21 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——《索隐》曰：“寿梦是仲雍十九代孙也。”按：自太伯至寿梦，共十九世；寿梦乃仲雍之十八世孙，《索隐》说误。

王寿梦二年，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<sup>1</sup>，自晋使吴，教吴用兵乘车<sup>2</sup>，令其子为吴行人，吴于是始通于中国<sup>3</sup>。吴伐楚<sup>4</sup>。十六年，楚共王伐吴，至衡山<sup>5</sup>。

二十五年，王寿梦卒<sup>6</sup>。寿梦有子四人，长曰诸樊，次曰馀祭，次曰馀眡，次曰季札<sup>7</sup>。季札贤，而寿梦欲立之，季札让不可，于是乃立长子诸樊，摄行事当国<sup>8</sup>。

王诸樊元年，诸樊已除丧<sup>9</sup>，让位季札。季札谢曰：“曹宣公之卒也，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，将立子臧<sup>10</sup>，子臧去之，以成曹君<sup>11</sup>。君子曰‘能守节矣<sup>12</sup>’。君义嗣，谁敢干君<sup>13</sup>！有国，非吾节也<sup>14</sup>。札虽不材，愿附于子臧之义<sup>15</sup>。”吴人固立季札，季札弃其室而耕，乃舍之<sup>16</sup>。秋，吴伐楚，楚败我师<sup>17</sup>。四年，晋平公初立<sup>18</sup>。

十三年，王诸樊卒<sup>19</sup>。有命授弟馀祭，欲传以次<sup>20</sup>，必致国于季札而止，以称先王寿梦之意，且嘉季札之义，兄

弟皆欲致国，令以渐至焉<sup>21</sup>。季札封于延陵<sup>22</sup>，故号曰“延陵季子”。

王餘祭三年，齐相庆封有罪，自齐来奔吴<sup>23</sup>。吴予庆封朱方之县，以为奉邑，以女妻之，富于在齐<sup>24</sup>。

四年，吴使季札聘于鲁<sup>25</sup>，请观周乐<sup>26</sup>。为歌《周南》《召南》<sup>27</sup>。曰：“美哉，始基之矣，犹未也。然勤而不怨<sup>28</sup>。”歌《邶》《鄘》《卫》<sup>29</sup>。曰：“美哉，渊乎，忧而不困者也<sup>30</sup>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<sup>31</sup>，是其《卫风》乎！”歌《王》<sup>32</sup>。曰：“美哉，思而不惧，其周之东乎<sup>33</sup>？”歌《郑》<sup>34</sup>。曰：“其细已甚，民不堪也，是其先亡乎<sup>35</sup>？”歌《齐》<sup>36</sup>。曰：“美哉，泱泱乎大风也哉<sup>37</sup>。表东海者，其太公乎？国未可量也<sup>38</sup>。”歌《幽》<sup>39</sup>。曰：“美哉，荡荡乎，乐而不淫，其周公之东乎<sup>40</sup>？”歌《秦》<sup>41</sup>。曰：“此之谓夏声<sup>42</sup>。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<sup>43</sup>？”歌《魏》<sup>44</sup>。曰：“美哉，沨沨乎，大而宽，俭而易行，以德辅此，则盟主也<sup>45</sup>。”歌《唐》<sup>46</sup>。曰：“思深哉，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？不然，何忧之远也<sup>47</sup>？非令德之后<sup>48</sup>，谁能若是！”歌《陈》<sup>49</sup>。曰：“国无主，其能久乎<sup>50</sup>？”自《郐》以下，无讥焉<sup>51</sup>。歌《小雅》<sup>52</sup>。曰：“美哉，思而不贰，怨而不言<sup>53</sup>，其周德之衰乎？犹有先王之遗民也<sup>54</sup>。”歌《大雅》<sup>55</sup>。曰：“广哉，熙熙乎，曲而有直体<sup>56</sup>，其文王之德乎？”歌《颂》<sup>57</sup>。曰：“至矣哉，直而不倨，曲而不诎，近而不逼，远而不携<sup>58</sup>，迁而不淫，复而不厌，哀而不愁，乐而不荒<sup>59</sup>，用而不匮，广而不宣，施而不费，取而不贪，处而不底，行而不流<sup>60</sup>。五声和，八风平<sup>61</sup>，节有度，守有序，盛德之所同也<sup>62</sup>。”见舞《象箾》《南籥》<sup>63</sup>者，曰：“美哉，犹有

感<sup>64</sup>。”见舞《大武》<sup>65</sup>,曰:“美哉,周之盛也其若此乎?”见舞《韶护》者<sup>66</sup>,曰:“圣人之弘也,犹有慚德<sup>67</sup>,圣人之难也!”见舞《大夏》<sup>68</sup>,曰:“美哉,勤而不德<sup>69</sup>,非禹其谁能及之?”见舞《招箭》<sup>70</sup>,曰:“德至矣哉,大矣,如天之无不焘也,如地之无不载也,虽甚盛德,无以加矣<sup>71</sup>。观止矣,若有他乐,吾不敢观<sup>72</sup>。”

去鲁<sup>73</sup>,遂使齐。说晏平仲曰<sup>74</sup>:“子速纳邑与政,无邑无政,乃免于难。齐国之政将有所归;未得所归,难未息也<sup>75</sup>。”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<sup>76</sup>,是以免于栾高之难<sup>77</sup>。

去齐,使于郑<sup>78</sup>。见子产<sup>79</sup>,如旧交。谓子产曰:“郑之执政侈,难将至矣,政必及子<sup>80</sup>。子为政,慎以礼<sup>81</sup>。不然,郑国将败。”去郑,适卫<sup>82</sup>。说蘧瑗、史狗、史鯈、公子荆、公叔发、公子朝曰<sup>83</sup>:“卫多君子,未有患也。”

自卫如晋,将舍于宿,闻钟声<sup>84</sup>,曰:“异哉!吾闻之,辩而不德<sup>85</sup>,必加于戮。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,惧犹不足,而又可以畔乎<sup>86</sup>?夫子之在此,犹燕之巢于幕也。君在殡而可以乐乎<sup>87</sup>?”遂去之。文子闻之,终身不听琴瑟<sup>88</sup>。

适晋,说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曰<sup>89</sup>:“晋国其萃于三家乎<sup>90</sup>!”将去,谓叔向曰<sup>91</sup>:“吾子勉之!君侈而多良,大夫皆富,政将在三家<sup>92</sup>。吾子直,必思自免于难<sup>93</sup>。”

季札之初使,北过徐君<sup>94</sup>。徐君好季札剑,口弗敢言。季札心知之,为使上国,未献。还至徐,徐君已死,于是乃解其宝剑,系之徐君冢树而去。从者曰:“徐君已死,尚谁予乎?”季子曰:“不然。始吾心已许之,岂以死倍吾心哉<sup>95</sup>!”

七年,楚公子围弑其王夹敖而代立<sup>96</sup>,是为灵王。十

年，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，以诛齐庆封<sup>97</sup>。吴亦攻楚，取三邑而去<sup>98</sup>。十一年，楚伐吴，至雩娄<sup>99</sup>。十二年，楚复来伐，次于乾谿，楚师败走<sup>100</sup>。

十七年，王馀祭卒，弟馀眡立<sup>101</sup>。王馀眡二年，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焉<sup>102</sup>。

四年，王馀眡卒，欲授弟季札<sup>103</sup>。季札让，逃去<sup>104</sup>。于是吴人曰：“先王有命，兄卒弟代立，必致季子<sup>105</sup>。季子今逃位，则王馀眡后立。今卒，其子当代<sup>106</sup>。”乃立王馀眡之子僚为王<sup>107</sup>。

(以上为第二段，写寿梦、诸樊、馀祭、馀眡四代的吴国，主要突出了季札之“让”与季札之“贤”。)

1 寿梦二年——相当于晋景公十六年、楚共王七年(前 584)。亡大夫——因在本国犯罪而出逃到其他国家的大夫。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——事见《左传·成公七年》及《晋世家》。申公巫臣原是楚国的贵族，前 598 年，楚国平定陈国内乱，捉到了陈国的美妇人夏姬，楚将子反想将其据为己有，申公巫臣以“大道理”劝阻了他，而自己却偷偷地拐着夏姬逃到晋国去了(即所谓“亡大夫”)。子反大怒，挑动楚王杀了申公巫臣家族的许多人，瓜分了他们的许多家产与领地。申公巫臣恨楚将子反，发誓要报此仇。泷川引中井积德曰：“怨子反在出奔后，非怨而奔，史笔失先后。”

2 自晋使吴，教吴用兵乘车——申公巫臣为了向楚国报仇，自请替晋人出使吴国，策动吴国与晋国共同反楚。到达吴国后，他帮吴国训练军队，教给吴军车战。从此吴国强大，成了楚国东部的最危险的敌人。晋国与吴国此起彼伏地对楚国轮番挑战，遂造成了楚国于两条战线之间的疲于奔命。《左传》于此有所谓“教吴乘车，教之战阵，教之叛楚，子重、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”的记载。

3 行人——外交官。于是——从此。始通于中国——据《左传》成公七年，申公巫臣到吴国后，让其子狐庸给吴国当行人，以联络中原诸国，这是吴国与北方国家通使的开端。吴汝纶曰：“吴通中国，为下文楚越联兵、黄池争长张本，此提挈之笔。”

4 吴伐楚——吴国开始进犯楚国。按：寿梦二年之“吴伐楚”，《楚世家》《十二诸侯年表》皆不载。

5 十六年——寿梦之十六年，相当于楚共王二十一年、晋悼公三年（前570）。楚共王——名审，庄王之子，前590—前560年在位。伐吴，至衡山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曰：“使子重伐吴，至衡山。”《集解》引杜预曰：“吴兴乌程县南也。”钱大昕《二十二史考异》曰：“乌程，吴之南境，楚兵不能深入至此。今当涂县北有横山，即春秋之横山也。”按：当涂县在今安徽省芜湖市北。

6 二十五年——前561年。寿梦卒——《索隐》曰：“襄十二年经曰：‘秋九月，吴子乘卒。’”

7 诸樊——《索隐》曰：“《春秋经》书‘吴子遏’，《左传》称‘诸樊’。盖‘遏’是其名，‘诸樊’是其号。《公羊传》‘遏’作‘谒’。”馀祭——《左传》称之为“戴吴”。馀眡——《刺客列传》作“夷眡”。季札——也称“季子札”“延陵季子”。

8 摄(shè)行事当国——意即暂时行使国君的职权，真正的王位还给季札空着。摄：代理，代行职权。

9 诸樊元年——相当于晋悼公十三年、楚共王三十一年（前560）。除丧——换掉丧服，正式处理国家大事。

10 曹宣公——据《管蔡世家》，此人名强，前594—前578年在位。据《左传》，曹宣公名庐。曹君——曹成公。据《管蔡世家》，宣公死后，其弟负刍立，是为成公。据《左传》，宣公死，其庶子负刍杀宣公太子而自立，是为成公。国人不平，晋率诸侯伐曹，执曹成公，欲改立宣公另一庶子子臧。子臧辞曰：“前志有之曰：‘圣达节，次守节，下失节。’为君，非吾节也。虽不能‘圣’，敢失‘守’”

乎?”遂逃，奔宋。按：史公于此用《左传》，分明与《管蔡世家》不合。

11 以成曹君——以成全曹成公为国君之愿望。

12 守节——保持自己的清廉之节，不陷入争权夺位之乱。

13 义嗣——合适的继承人。义：意思同“宜”。诸樊是长子，故季札称其为“义嗣”。干——犯，侵夺。

14 有国——掌国之政，为国之君。非吾节——不是我这种操行的人所愿干的。

15 附于子臧之义——意即效法子臧的让国守节。

16 弃其室——犹言抛其家。当时诸侯的领地、封爵与其人众称“国”，大夫的领地、封爵与其人众称“室”或“家”。乃舍之——吴人只好暂时作罢。《索隐》曰：“‘诸樊元年已除丧’至‘乃舍之’，皆襄十四年《左氏传》文。”

17 楚败我师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有载，《楚世家》无。

18 四年——前 557 年。晋平公——名彪，悼公之子，前 557—前 532 年在位。

19 十三年——时当晋平公十年、楚康王十二年(前 548)。

诸樊卒——《十二诸侯年表》云：“诸樊伐楚，迫巢门，伤射以薨。”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曰：“吴子诸樊伐楚，以报舟师之役(事在去年)，门于巢。巢牛臣曰：‘吴王勇而轻，若启之，将亲门，我获射之，必殪。是君也死，疆其少安。’从之，吴子门焉，牛臣隐于短墙以射之，卒。”按：《吴越春秋》说诸樊欲让位季札，仰天求死，盖妄。

20 欲传以次——想按着次序向下传。

21 以渐至焉——慢慢地逐渐传至季札。

22 延陵——吴邑名，即今江苏省常州市。《索隐》引《太康地理志》曰：“故延陵邑，季札所居，栗头有季札祠。”

23 馀祭三年——相当于齐景公三年(前 545)。庆封有罪，自齐来奔吴——庆封：齐国的大权贵。前 548 年，齐国权臣崔杼弑齐庄公。前 546 年，庆封趁崔氏内乱灭掉了崔氏家族，并专齐

政。前 545 年，庆封与其子庆舍闹矛盾，齐国其他贵族遂趁机联合消灭了庆氏。庆封独自先逃到鲁国，后又逃到了吴国。事见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八年与《齐世家》。

24 朱方——吴邑名，即今江苏省丹徒县。 奉邑——采邑，领地。奉：通“俸”。 富于在齐——据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八年，庆封逃到吴国后，“吴句馀（即馀祭）予之朱方，聚其族焉而居之，富于其旧。子服惠伯谓叔孙曰：‘天殆富淫人，庆封又富矣。’穆子曰：‘善人富，谓之赏；淫人富，谓之殃。天其殃之也，其将聚而歼旃。’”至昭公四年（前 538），楚灵王伐吴，果尽灭庆氏之族。

25 四年——相当于鲁襄公二十九年、齐景公四年、晋平公十四年（前 544）。 聘于鲁——意即出使鲁国。聘：国与国间的礼节性访问。凌稚隆曰：“以下季札使鲁、使齐、使郑、使卫、使晋，凡五使，而太史公详附如此者，以季札贤公子也。”按：以下情节详见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。

26 周乐——周天子使用的音乐，其歌词即今所有之《诗经》。因为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后代，周天子为表示对鲁国的特殊尊重，故将周天子的音乐赠给了鲁国一套。

27 《周南》《召南》——《诗经·国风》中的第一二部分，其所以称作“周南”“召南”，《诗经正义》与《诗集传》皆曰文王迁丰后，“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、召公奭之采邑，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，而召公宣布于诸侯。于是德化大成于内，而南方诸侯之国，江、沱、汝、汉之间莫不从化。”“盖其得之国中者，杂以南国之诗，谓之‘周南’。其得之南国者，则直谓之‘召南’。”此语牵强附会，很难理解。近几十年之讲“周南”“召南”，多谓周公、召公佐助武王灭商后，被封于鲁、燕二国，但都未去封国就任，而是留在周国辅佐天子。周公、召公分陕（今河南陕县）而治，陕以东周公治之，陕以西召公治之，《诗经》中的《周南》《召南》即采自周公、召公所治地区的民谣。所谓“周南”“召南”即谓二公的风化由北而南，故其诗多言及长江、汉水。

28 美哉，始基之矣，犹未也。然勤而不怨——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曰：“季札论诗论舞，既论其音乐，亦论其歌词与舞象。此‘美哉’，善其音乐也；‘始基之’以下，则论其歌词。”又曰：“基之，为王业奠定基础；犹未成功，而民虽劳而不怨。勤，劳也。”按：有人将“始基之”解释为周太王的由豳迁岐，为周王朝奠定基业，但从《周南》《召南》的具体作品中实难找出这种痕迹，因此即使想向季札的评论上努力靠拢，也只能粗略而言，如杨说是也。

29 《邶》《鄘》《卫》——邶、鄘、卫是周武王灭殷后建立的三个小国。武王灭殷后，开始仍让殷纣王的儿子武庚在殷都（今河南省淇县）管理殷朝遗民，而以殷都以东为卫，使武王之弟管叔居之；以殷都以西为鄘，使武王之弟蔡叔居之；以殷都以北为邶，使武王之弟霍叔居之，共同监视殷朝遗民，即所谓“三监”。武王死后，成王年幼，管、蔡、霍三人联合武庚造反。周公讨平并统一这个地区，重建卫国，使武王的少弟康叔居之。所以《邶》《鄘》《卫》三部分实际上都是后来卫地的诗歌，故季札听罢说“是其卫风乎”。

30 淑乎——气象深远的样子。 忧而不困——开始虽然可忧，但后来终遇明主，国家不致困乏。《诗经正义》有所谓“卫康叔、武公德化深远，虽遭宣公淫乱，懿公灭亡，民犹秉义，不至于困”的评论。按：似《左传》所写之卫国，如尚可不谓“困”，则何国尚可谓“困”？此亦牵强至极。

31 卫康叔——名封，武王之弟，周公平定武庚、三监之乱后，封以为卫国之君，都朝歌，详情见《卫康叔世家》。 武公——名和，前812—前758年为卫君，犬戎灭西周时，卫武公曾出兵佐平王定都于洛阳，从而受到周王室的褒奖。

32 《王》——即《王风》，东周时期周天子管辖地区（今河南洛阳一带）的歌谣。

33 思而不惧——杜预曰：“宗周陨灭，故忧思；犹有先王遗风，故不惧。” 其周之东乎——这大概是周国东迁以后的诗歌吧。

34 《郑》——即《郑风》，春秋时代郑国（国都即今河南省新郑县）的歌谣。郑国的首封之君为周宣王之弟，早期的都城在今陕西华县东北。犬戎灭西周的前二年（前773），郑国先于周东迁到了今河南省的新郑县。详情见《郑世家》。

35 细——琐碎，纤弱。《郑风》多言男女爱情之事，少关政治大局，故季札以为“其细已甚”，又料其“先亡”云云。按：曹国、陈国皆比郑国早亡一百多年，季札为何特指郑国为“先亡”？

36 《齐》——即《齐风》，齐国封地的歌谣。齐国是周武王的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地，国都临菑（今山东淄博市的临淄城北）。有关齐国的详情，见《齐太公世家》。

37 汾涣——水势浩渺的样子，此处用以比喻齐国音乐的雄浑宽厚。 大风——宏伟的乐章。

38 表东海——为诸侯表率而地处东海之滨。 国未可量——按：一面对晏婴说“齐国之政将有所归，未得所归，难未息”，分明看出田氏即将篡齐；一面又高谈“国未可量”，究竟指谁家的国？顾炎武《日知录四》曰：“季札闻《郑风》以为‘先亡’，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；闻《齐风》以为‘未可量’，乃不久篡于陈氏，《左传》所记之言，不可尽信也。”

39 《豳》——即《豳风》，西周祖先故地的歌谣，如《七月》《鸱鸮》《东山》等篇是。豳：在今陕西彬县东北，文王的曾祖公刘之所都。至太王，为避戎人之攻击，遂迁于岐山之南。

40 乐而不淫——安乐而不放纵。 周公之东——周公平定管蔡之乱后告诫成王所作的诗歌。杜预曰：“周公遭管蔡之变，东征三年，为成王陈后稷先公不敢荒淫，以成王业，故言‘其周公之东乎’。”中井曰：“以《东山》《狼跋》篇而言。”

41 《秦》——即《秦风》，春秋时期秦国的歌谣。秦国当时都雍（今陕西凤翔县南）。详情见《秦本纪》。

42 夏声——杜预曰：“秦仲始有车马礼乐，去夷狄之音而有诸

夏之音，故谓之夏声。”杨伯峻曰：“古指西方为夏，则夏声者，西方之声也。”泷川引中井曰：“秦国即周之旧都，故其声‘夏’也。‘夏声’，犹言‘京音’也。故曰‘周之旧乎’。非‘去戎狄之音’之谓。即以为‘诸夏之声’，则十五国皆‘夏声’矣，何特秦！”按：中井说是。

43 周之旧——西周王朝旧时占有的领地。杜预曰：“襄公佐周平王东迁而受其故地，故曰‘周之旧也’。”

44 《魏》——春秋初期魏国的歌谣，魏为姬姓国，都于今山西芮城县北，前 661 年被晋献公所灭，故《魏风》实即晋国歌谣。朱熹《诗集传》引苏氏曰：“魏地入晋久矣，其诗疑皆为晋而作，犹邶、鄘、卫之于卫也。”

45 涣涣(fēngfēng)——水声舒缓平和的样子，此指音乐曲调。俭而易行——按：《左传》作“险而易行”，‘险’、‘俭’二字通用，意即政令简约，宽缓易行。以德辅此，则盟主也——晋文公败楚于城濮，《左传》称“晋于是役也，能以德攻”，且晋国从此数世为诸侯盟主。按：中华本于此断句作“大而宽，俭而易，行以德辅，此则盟主也”。似欠顺畅，今依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之断句。

46 《唐》——唐叔虞始居之地的歌谣，实即晋国之风诗。唐：在今山西省曲沃、翼城两县之间。近些年来在天马—曲村一带发现晋国初期的大墓多座，可为确证，详参《晋世家》。朱熹曰：“唐，国名，本帝尧旧都，在禹贡冀州之域，太行、恒山之西，太原、太岳之野，周成王以封弟叔虞为唐侯，南有晋水，至子燮乃改国号曰晋。其诗不谓之‘晋’而谓之‘唐’，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。”

47 陶唐氏——帝尧的家族。相传帝尧曾都于太原市西南之“唐”，后又迁都至今临汾市西南之“平阳”。忧之远——思深虑远，睿智者的行为表现。徐孚远曰：“《魏》与《唐》合，俱为晋风，犹《邶》《鄘》《卫》之于卫，其言‘盟主’，指晋也。”陈子龙曰：“《豳》之与《唐》，皆为忧勤之作，然《豳》曰‘乐而不淫’，《唐》曰‘何忧之远’，《豳》其为王道之启，《唐》其为霸业之基乎！”

48 令德——美好的德行。

49 《陈》——即《陈风》，陈国领土上的歌谣。周武王灭殷后，封舜的后代于陈国，国都宛丘，即今河南省淮阳县。

50 国无主——陈国的君主如陈厉公、陈灵公等，俱以荒淫闻名，故曰“无主”。 其能久乎——陈被楚国所灭，在楚惠王十一年、吴王夫差十八年（前 478），距季札说此话六十五年。

51 自《郐》以下——郐是西周的诸侯国名，相传为祝融之后，国都在今河南郑州市南，春秋初期被郑武公所灭。据今本《诗经》看，《郐》风之后的风诗，只剩《曹风》。 无讥——不再评论。

52 《小雅》——西周后期以来的朝廷、贵族之乐，故后有“周德之衰乎”云云。《小雅》有些用于宴会，有些是政治讽刺诗，共一百零五篇。雅：正，犹今之所谓“京腔”“国语”。

53 思而不贰——有忧伤而无叛逆之意。思：哀思。 怨而不言——有埋怨而无叛逆之言。凌稚隆引董份曰：“怨则见周之衰，然怨而不言，故为‘先王之遗民’也。盖忠厚恻怛，所以悯中国之乱，故怨耳；而不至于谤斥其君，故不言。”

54 先王之遗民——死心塌地，效忠于周朝主子的遗老遗少。

55 《大雅》——西周初期的诗歌，共四十篇，内容多为歌颂周朝的祖先和文王、武王之德。

56 广哉，熙熙乎——宽厚和乐的样子，指音乐风格。 曲而有直体——杨伯峻认为也是指音乐，是“言其乐曲有抑扬顿挫高下之妙，而本体则直。”日人竹添光鸿则认为是指文王之德，谓“《明夷彖传》称文王之德曰‘内文明而外柔顺’”。疑后者为是。

57 《颂》——周天子以及鲁、宋两国诸侯祭祀祖先以及天地鬼神的乐歌。

58 至矣哉——意即好得到了家了。 直而不倨——正直而不傲慢。 曲而不诎——柔顺而不降低身份。 近而不逼——与君主亲近时能不使其感到受威胁。 远而不携——与君